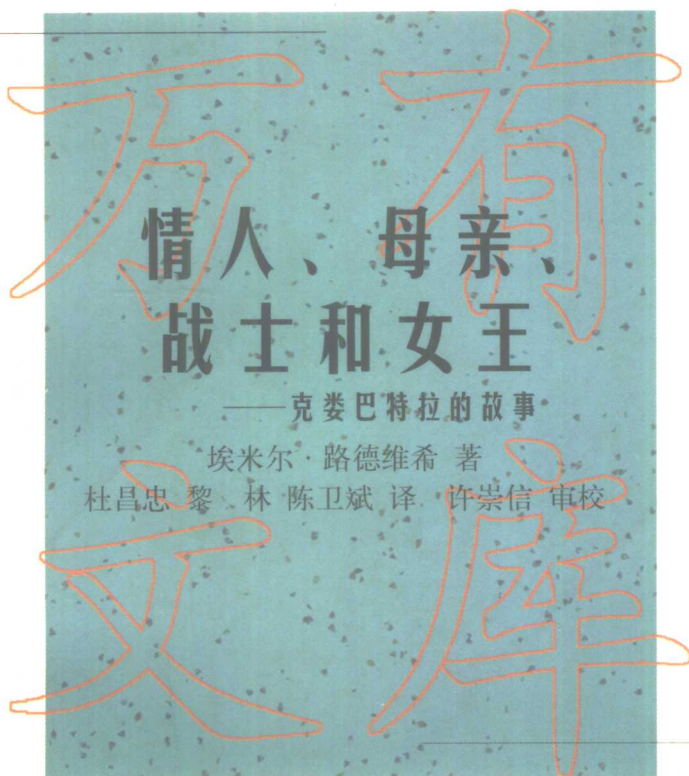




情人、母亲、 战士和女王

——克娄巴特拉的故事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杜昌忠 黎 林 陈卫斌 译 许崇信 审校

辽宁
教育
出版
社

新 世 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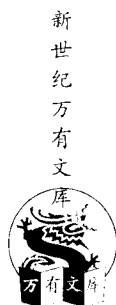
情人、母亲、战士 和女王

——克娄巴特拉的故事

埃米尔·路德维希 著

杜昌忠 黎 林 陈卫斌 译 许崇信 审校

辽宁
教育出版
社



037934



克娄巴特拉

话说克娄巴特拉

王以铸

克娄巴特拉即使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说得上是妇女中的一位杰出人物了。她知名于西方比在东方要早得多。她的事迹所以能栩栩如生地在西方传下来,主要要归功于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普鲁塔克(当然还有别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和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英译者(通过法译本)托玛斯·诺斯爵士以及莎士比亚。诺斯的英译本发表于1579年,克娄巴特拉随其中的《安东尼传》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16、17世纪的英国,有学问的上层人物学的是希腊拉丁语,发表作品通常用拉丁语,一般人接触不到、也看不懂希腊拉丁语的原著,所以诺斯译本的普及之功不可没。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1623年发表,但上演时期要早得多)便取材于这一译本,连文字上借重于这一译本的也不少。诺斯为饱学之士,文笔优美,在当时已称名译。值得一提的是,钦定本英译《圣经》也几乎是在同时问世的。英译《圣经》本身在英国文学史上和莎剧一样,占有不朽的地位。

在我国,莎剧《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在30年代已有译本,听说解放后在上海或南京话剧舞台上演过,不知用的是朱生豪还是梁实秋的译本。但对西方古代历史文化稍有涉猎者大都略知克娄巴特拉的名字,却又知之不详或不确。好莱坞的历史题材的电影也不止一次拿克娄巴特拉作主角,对她的宣传(或无宁说歪曲)起了很大作用。规模最大的一次就是70年代(?)由伊利莎白·泰勒主演的《埃及艳后》(中文译名)。应当说,克娄巴特拉是一位深刻、复杂的人物,极难从形象和表演

上传达出来。片商选泰勒作主角主要是利用名演员的轰动效果,对克娄巴特拉其人几乎毫无研究,却专门在场面的壮观方面下功夫。其实泰勒无论从外形、风度、教养的角度都不适合于扮演克娄巴特拉,这还不把影片偏离历史的许多地方计算在内,所以影片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我们可以随便问一些比较有教养的读者克娄巴特拉是何许人,他们总的印象是“英雄美人”之中的美人,也有人受传统偏见的影响把她看成是褒姒一流的祸水。“埃及艳后”云云,其实她根本不是埃及人,也不美艳(传世的雕像可以为证),而且她是女王而不是王后。

不久前友人黄宏煦兄主持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已开始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已出上册)^①,从此我们有了了解克娄巴特拉其人的一种原始依据,加上这部克娄巴特拉的故事,读者可以对这位女中豪杰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本书是出自擅长传记写作的大手笔的一部以西方普通读者为对象的历史读物。虽说这是以故事为名的通俗作品,但是有严格的史料作为依据,决不作漫无边际的渲染,只是为了叙述的完整性才作出若干文学手法的润色与铺垫。本书倾注了作者数十年的功力,已作到了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而除去直接的引文之外,均不一一注明出处,以区别于学术专著。

关于古代历史人物的资料,一般地说,就是人所共知的、有限的那么一点点,中外皆然。比如我国的刘邦项羽,人们把他们讨论了两千多年,根据就是史汉里的那点东西。克娄巴特拉的情况并不更好一些。如果我编写一部她的传记,我用的材料依然还是这点材料,只是视角不同,剪裁、行文有高下而已。汉斯·伏尔克曼关于她的专著材料固然丰富,但在总的轮廓上并无很大变化。当然,这种题材在市侩手中,也许可以凭借幻想虚构,在宫闱秘事方面大作文章,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① 1990年版,估计要出三册,但上册没有安东尼传。

如前所述,本书资料既然主要见于普鲁塔克的名人传,而且本书作者在序言里也明言他紧紧追随的大师正是普鲁塔克,所以作为此书的依据和背景,在这里对普鲁塔克再唠叨几句。

普鲁塔克是一位希腊作家,但是读者不要忘记,此人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的古希腊人不同,他是在罗马统治下的一位希腊作家,是罗马的外省的一个臣民。历史上西方文明古国多以希腊罗马并称。希腊的兴起较罗马为早,在文化上同罗马有前后继承的关系,同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相似。早在罗马崛起之前很久,希腊人已经向西拓展,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殖民地。不过事实上,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不少方面差别很大。希腊沦为罗马的属地之后,希腊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了自治,而在文化上则依旧保持其优势地位。希腊学者依旧保持其文化方面的权威地位。直到共和和帝国之交的时期,罗马的权要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师从过希腊老师或到希腊深造过。雅典仍是求知的中心,“出版业”的重要据点。希腊学者到罗马来活动的很多并同罗马上层人物有密切的交往。但另一方面,希腊的下层人民,诸如行商小贩,工匠游民、优伶、娼妓也大批地来罗马谋生,成为外来人口的一批主要势力并造成了不少治安问题,因此罗马当局也曾多次下令驱逐希腊人,从而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罗马人既讨厌治下的希腊游民,又不能不承认希腊人在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因为无论荷马、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希罗多德、伊壁鸠鲁都是希腊人。希腊人这一方则认为自己只是在罗马的武力高压之下才成为罗马的臣民的,骨子里则一直把罗马人认成是粗野的蛮族(这是希腊人对一切非希腊人的称呼)。希腊语在罗马的地位有点像后来法语在沙俄的地位,是上层的、高雅的语言。罗马统治时期的希腊学者大都不愿学或不屑于学拉丁语,讲拉丁语,更不用说用拉丁语写作了。比如普鲁塔克在他的《德摩斯提尼传》里便表示自己没有多余的时间学习拉丁语,这显然是为了文饰自己对拉丁语的轻视的一种借口。平心而论,拉丁语到他当时,经过大手笔的锤炼与发展,已经摆脱了老加图时期的粗糙与贫乏。凯撒的典雅平正、西塞罗

与李维的华赡多姿,塔西佗的简洁高古,贺拉斯的通达明快,维吉尔的刻画入微,卢克莱修之细腻委婉,凡此种均都是以证明拉丁语的表达能力。但希腊人后来即使撰写罗马史也用的是希腊语,这一点同他们着意把属于希腊文化圈的克娄巴特拉的形象保存下来有一定的联系。

普鲁塔克无可否认是古希腊最负盛名,又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古代作家之一。他长寿而又多产,除了这部名人传之外,还有不少说教气味浓重的伦理学方面的作品。如果单就这部分而论,他又颇有些道学先生的气味。关于他的生卒年代,我们只能就他作品中涉及的事件加以推定。他大概在公元46年生于希腊贝奥提亚的凯罗涅亚,卒年当在公元120年之后,一身经历了从克劳狄乌斯到哈德里安五位皇帝的统治。他大概同罗马统治当局关系不错,至少在表面上是得到信任的顺民,所以即使在原籍也有官可作,过着可以从事著述的优裕而宁静的生活。但我们细读他的作品,却处处可以发现他作为希腊作家对罗马主人的优越感,处处以希腊人为榜样,为根源。比如他在文章上多次谈及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继承关系,虽然不少牵强附会之处,但可以看出他是要保持希腊语不可动摇的“老子语”的地位。他撰述的《名人传》尤其具有深意。立传的人物虽然说是对照,实际上只是用罗马人比附希腊人,主次的关系十分明显。普鲁塔克是通过给罗马人立传来抬高自己的希腊祖先的。

现在读者可以看出为什么在涉及克娄巴特拉时要扯上普鲁塔克了。这里我想点出一个尽管明显却从来没有为人提及的事实,即克娄巴特拉只是因为希腊作家的介绍才栩栩如生地在史书中凸现出来的。

读史的人都注意到,传世的有关克娄巴特拉的史料全是否定她的。但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环境里,有谁能以或敢于替曾经同奥古斯都作对的人讲好话呢。而为了使这位非凡的女性不致被埋没,史家只能用曲笔把这个人物表现出来,就是说,要在贬损其人的同时还要显露她的光彩。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罗马作家却极力想封杀她,而就当时情况而论,这属于正常现象,西塞罗对克娄巴特拉来说,是属于父辈的

同时代人，他留下了包括书信在内的庞大文字遗产，他对于同凯撒同居的外国女人的厌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有雄辩才能又喜欢摆弄文学的西塞罗甚至不屑于斥责她，因此我们从西塞罗的作品几乎找不到有关她的任何有价值的提示。号称喜爱记述逸闻琐事的罗马作家苏埃托尼乌斯在他的《奥古斯都传》里也只是在有关之处干巴巴地提到克娄巴特拉的名字而未作任何绘声绘色的描述。

不幸的是，普鲁塔克在很长一个时期里被学院派的历史学家看作是一个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名人传》被说成是供人们消遣的故事书（story book）。这是极不公平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克娄巴特拉的事迹也就成了无源之水。但说老实话，许多史事正是单靠他的《名人传》才保存下来的。有人怀疑他的栩栩如生的描述的可信性，可是又举不出可以怀疑他的任何有力证据，更何况他的记述中不少被认为有“演义”之嫌的部分后来却因新史料的出现而得到了旁证。李维的《罗马史》的开头部分也是同样的情况。要知道普鲁塔克毕竟是古罗马时人，离克娄巴特拉当时不过百把年。他用的资料和得到的传闻决不是两千年后我们所能接触到的。这使我想起小时读到史书中记述的鸿门宴的经过，也曾觉得太史公是在讲故事，有说书的成分，不然他何以知道得如此详细？但应该指出，太史公就是西汉人，去刘项争雄时期不远，他从当时的文书和父老的口述中是完全可能了解鸿门宴的情况的。刘邦项羽虽然不曾像凯撒那样留下自己的作品（大风垓下之歌除外），但是关于这样的大人物，当时的文献和传说必定很多可供太史公加以选择。而且，退一步说，不用说变普鲁塔克的作品，就是有如鼓书评弹一类的荷马史诗，其中记述的事情也不完全是子虚乌有，后世在特洛伊的发掘也证明它有不少真实的历史内核。

关于克娄巴特拉本人，从现存史料反映出来的她的形象，尽管不乏歪曲之处，依然具有杰出的悲剧人物的不可磨灭的光彩。这首先要感谢把这个人物凸现给我们的古希腊史家。我们说她是个悲剧人物，是说这位抱负不凡的才女从一开始便不得不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这

是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历史的宿命。托勒密王朝是白人在埃及建立的王朝,有点像后来白人在南非的统治。虽然不像南非那样实行残暴的种族歧视,但开国以来同埃及土著的冲突始终不断,以亚力山大里亚为中心的希腊化也始终深入不下去。但从史料来看,埃及土著倒也还活得下去,这就看统治当局是否勒索得过狠了。但是一旦罗马人的力量扩张到埃及,乃至认识到埃及的富有和它对罗马人起有粮仓的作用,埃及对罗马来说便不是可管可不管的边远的附庸了。这便是托勒密王朝在克娄巴特拉当时在地中海(当时西方把它认成世界的中心,希伯来、希腊、罗马文献中所说的“海”、“大海”、“我们的海”指的都是地中海)世界里所必然要扮演的角色。一切要看罗马的眼色行事。比如托勒密八世已经感到了这只够他承受的罗马大手的份量,而十一世则是借着苏拉之力才上台的。此后国王甚至要借罗马的武力来对付自己的臣民了。十二世被亚力山大里亚人赶跑后也是借着罗马人的力量复位的。克娄巴特拉七世(即本书主人公)被她的弟弟兼丈夫托勒密十三世(实际上是他的一派)赶下台之后,也是通过凯撒的力量重新执政的。应当说,十三世和他的一派的确有同罗马抗衡的决心与力量,这是非同寻常的。他们竟敢插手罗马的内战而处死前来躲避的庞培并且几乎使凯撒栽在自己手里(至少在这一局部)。但总的看来,埃及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重新崛起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克娄巴特拉当然领会这一点。

埃及的地位决定了克娄巴特拉的地位和策略,所以历史上克娄巴特拉的经历只能从凯撒、安东尼和奥古斯都的经历上反映出来。因此论述克娄巴特拉的作品必然要以罗马共和末期的内部斗争史作为背景。抽去这个背景,克娄巴特拉就成了架空的人物。

在治国的方针上,从一开始便要借助于外国的力量作为她唯一的凭藉,这是她的一个悲剧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使她区别于后来的伊利莎白、叶喀捷琳娜,甚至吕后与武后。

克娄巴特拉的才具、能力和抱负同她所处历史环境的冲突所造成的宿命后果是她生平的另一特点。

本书的作者，一位传记的高手，其高明之处就在于想通过这个小册子揭示女人主作为女人的一面，用英语说，可以叫做 human woman 的一面，以及其他方面。当然情人、母亲、战士和女王这几个侧面，对克娄巴特拉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否则人们便可以读数量比这要多得多的凯撒传或安东尼传，而不必从克娄巴特拉这个角度另起炉灶了。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有名的女王和皇后不少，但是像克娄巴特拉这样极具魅力和富有特色的却不多。粗粗一看，克娄巴特拉同凯撒以及后来同安东尼的结合好像是历史上常见的英雄美人的故事，但实际上远非如此。克娄巴特拉在埃及有祖先留给她的白人王朝，而恢复并进而扩大这个王朝正是她一生的使命。就埃及的富有而论，女王拥有享用不尽的财富。罗马无论进行怎样残酷的掠夺也会给她的小朝廷留下应得的一份，就像犹太的希律所享有的那样。实际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埃及的托勒密王朝都够不上是罗马的一个对手或潜在隐患。一旦埃及臣民同她找麻烦她还可以把罗马军队请来镇压。她完全可以在罗马人的卵翼之下过及时行乐醉生梦死的日子（Après moi le déluge!）但是她想的和看的比这要远得多。她不仅聪明有才干，而且能刻苦学习，她的博学使她达到了几乎是通人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作为亚力山大事业的继承者，她具有同样崇高的抱负。比如说，像她这样一个希腊文化圈里的人，一般说来本来是连拉丁语也不屑一顾的，但她不仅通晓地中海地区的多种语言（语言的掌握固然有赖于天赋，但不下苦功是绝对不行的），而且学会并且使用自己臣民埃及人的语言。这是在她之前任何一个王室成员不想也不曾做到的。她使用埃及臣民的语言而不是强迫他们学希腊语，她把自己溶入埃及当地的宗教，自称是日神“列”的女儿（过去亚力山大曾自称是埃及最高的阿蒙神的儿子）从而拉近了她同自己臣民的距离。这些做法毫无疑问大大地提高了她的人望，增进了臣民对她的好感，乃至多年之后的七世纪，一位科普特的主教仍认为克娄巴特拉是他们民族伟大的并做出了伟大事业的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当然，她早就知道，她不但无力同罗马抗衡，而且还要借重罗马的武力，用以夷制夷的办法来复兴自己的国家。而这又只能通过以她个人的力量来影响罗马关键人物的办法。历史果然给了她两次这样的机会并且她几乎就要在这一方针上取得决定的进展，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成了一位 *femme fatale*（注定要毁灭的女人），就像另一位希腊史家狄奥·卡西乌斯所说：“她迷住了她当时最伟大的两个罗马人，却毁在了第三个这样的人手里。”

不管史家怎样必须把脏水泼到克娄巴特拉身上，看来克娄巴特拉具有无比的 personal 魅力这一点却是一致的看法。克娄巴特拉本人对此也深信不疑。克娄巴特拉事业心强又充满活力（“像火炬一样闪亮”），是个外刚而内秀的女人。世界上外表漂亮的女人很多，她们一时里也有一定的魅力，但肯定不持久，因为在外表后面没有实质性的东西（*beauty is but skin-deep*），很快她们便会丧失吸引力，甚至惹人厌。外表一般（当然不是奇丑）但是极具魅力的女人就不多了。克娄巴特拉便是这样的人。感谢古代的雕塑家，他们把克娄巴特拉的形象为后世保存下来。她确实说不上是第一流的美人，但是也绝对不能说难看。清秀的面庞透露出一种睿智，薄薄的轻轻闭着的嘴唇则表现出坚定的性格。深沉、持久的魅力有如醇酒，时间愈久香味愈浓烈。它决定于内在的多种因素：学问、教养、气质、谈吐、举止、品德、爱好、志趣、抱负等等，等等。高雅风趣的言谈固然引人入胜，但如果以美妙的音声出之便尤其能打动人。比如无论普鲁塔克还是狄奥都特别提到克娄巴特拉的音色之美，前者说她的声音如多弦的琴音，后者则特别指出她的声音的清亮，这当然大大增加了她的言语的魅力。我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人怎样才算美》的短文（后全文转载于《新华文摘》），讲的便是上面的意思，内容虽属老生常谈，但是我记得引用了孟德斯鸠的一句十分精彩的话，大意是女人只有一种方法使自己美丽，却有无数的方法使自己变得可爱。这句话用来说明克娄巴特拉的魅力是再确切不过了。

一千多年后莎士比亚在普鲁塔克的启发下通过安东尼之口对克娄

巴特拉的魅力作了出色的阐述：

……争强好胜的女王，你无论做什么都是得体的，责怪也好，笑也好，哭也好；你的每一种情绪都充分地力图表现得美妙而动人！

（《安东尼与克娄巴特拉》，第一幕第一场）

而在第二幕第二场，埃诺巴尔布斯的有关克娄巴特拉的台词同样是动人的：

有一次我看见她飞奔在大街上，说话时喘得上气接不上下气，即使这样，她确实都显得具有无比的魅力，虽然气喘吁吁，却依然楚楚动人！

……不，他（指安东尼——引者）决不会遗弃她。年龄不能使她变老，习惯也不能使她无数多种的风情变得陈旧；别的女人日久使人腻味，而她越是使人感到极大的满足，就越是使人感到饥饿。要知道，最丑恶的事物在她身上都显得得体，乃至即使当她打情骂俏的时候，神圣的牧师也要为她祝福。

这些话表明莎士比亚不愧为不世出的大作家，他读书不多，但是凭着悟性从古人的作品对克娄巴特拉得出了正确的印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描述。但作者并没有忘记也指出她的普通人的一面。“我承认女人们先前往往具有的那些可耻的弱点我也都有的。”（同剧第五幕第二场，克娄巴特拉对屋大维的话）这句话同特伦提乌斯的剧作里的那句为马克思所欣赏的台词是同一个意思。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后世第一位真正理解克娄巴特拉的作家。难怪评论家们都承认，他笔下的克娄巴特拉在他的作品中是可以同哈姆雷特比美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最伟大的女性。

再说凯撒对这个外国女人(虽说是同属白人的马其顿人,但也还是外国人)的一见钟情,也足以反映出克娄巴特拉其人有着怎样的魅力。对凯撒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也许蒙森把他捧得太过,忘记他毕竟是个凡人。这样的大人物,由于他的几乎每一个行动都逃不过公众的目光,所以往往得到极不相同的评述。罗马共和后期由于国势日盛,财富增多,奢靡之风随之日益严重,在那样的环境里,风头人物如凯撒,在爱情经历方面也并非一般。褒之者称他风流倜傥,为天生的情种(包括他和克娄巴特拉姘居并把她弄到罗马来),贬之者称之为流氓淫棍,民间甚至偏出顺口溜来嘲弄他,史家则可以列出他的情妇的名单。但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谈,他的学识、素养和文笔在当时不能不说是第一流,这一点连他的对头西塞罗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在战场、政场、情场上摔打滚爬了几十年,见过各种人物和场面的大人物,如果不是像克娄巴特拉那样从内在气质上有特殊魅力的女人是不会使他动心的。而就她的前两个对手凯撒和安东尼而论,使凯撒倾倒无疑比吸引安东尼要困难得多。凯撒在欣赏克娄巴特拉的同时,他本人的能力和魄力未必不对克娄巴特拉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并发生了影响。单看他在埃及为了使她复位而做的一切,就使人想起他不愧是从高卢的战斗中锤炼出来的钢铁硬汉,更何况他是受过希腊文化熏陶的大作家呢。

我们还记得肖伯纳在19世纪末也写过一部《凯撒与克娄巴特拉》,但那严格地说不是一部历史剧而是用故事新编式的手法借题发挥,故而可以存而不论。在30年代的西方,对克娄巴特拉作出公正评价的除本书外,就要属特威兹穆尔勋爵(约翰·巴坎)的作品了。本书的中心是克娄巴特拉本人,而特威兹穆尔则写了一部《奥古斯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1988年版,由德译本转译的拙译本),他在此书中却对克娄巴特拉作了我认为经典性的评价。他认为克娄巴特拉是汉尼拔之外唯一能使罗马感到惊恐不安的人,这句话曾被人们多次引用。纵观历史情况,他的估计似乎夸大了一些。要知道,罗马人曾以举国之力反抗汉

尼拔，那确是关系到罗马人生死存亡的一场斗争。但克娄巴特拉抛开她个人的影响，她终归难以摆脱罗马的控制。罗马人虽然恨她、蔑视她，但还不曾发展到认真地考虑她的存在，把她看成是严重的潜在威胁的程度。否则凯撒遇刺后罗马当局不会容许克娄巴特拉回去，等待下一个机会。当然，如果事件不是像历史上已发生的那样，克娄巴特拉成为罗马的当权人物，成了一千多年后的叶卡捷琳娜，情况就会是另外的样子，但这样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

在《奥古斯都》里，特威兹穆尔精辟地指出：

……克娄巴特拉（随着安东尼——引者）也成了许多污蔑诽谤的一个对象。……人们告诉我们，她是个进行非法恋爱的女司祭……堕落的爱人、追求男人并且通晓东方的一切亵渎神灵的技艺的女人。这个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恋爱游戏并不是她的生活的主要内容而是一种政策。……她不仅仅为埃及的王国战斗，而且一般地也为希腊文化战斗并且认为由于她的出色的教养而成为希腊文化的最后的保护者。她用一個妖冶女人的全部魅力捆住了顽强意志力量和男子汉的勇气。作为一个古老的、有高度教养的家族的最后一名后裔，她具有一种如此强烈的、磁石般的吸引力，以致人们竟认为她会施行魔法。她比大多数妇女更具有女人的气质，而且比大多数男子有更大的力量和决心。

……

“无与伦比的女人”——这就是世人对她的评价。她和特洛伊的海伦是这样的两个女人：她们是代表女人征服了男人的心的那种力量的传奇人物，是那种力量的象征。如果把她只说成是一个殉情者或一个人间的阿芙洛狄特，这对她杰出的精神是不公正的。她是埃及的一位聪明能干的统治者，那里的人在许多年中间一直怀念着她。……她是一位对经济问题有深刻理解的妇女，她创造并领导了新的工业，组织了对安东尼的舰队和军队的供应工作。她写过一部有关美容的著作，还写过一部有关钱币、重量和度量的

作品。在她的友人中间有像柏拉图主义者皮洛斯特拉托斯和属于逍遥学派的尼古拉欧斯那样的哲学家。她的勇气是不可动摇的……她是大地上的凡人，又好像是按照上天的节奏而活跃于人世的。

……她的主要目的是明确的，她是亚力山大的继承人，并且试图借助罗马的力量把埃及王国重新建立起来，但她并不仅限于有恢复王朝的雄心壮志，在她身上还有一个“不朽的要求”。那就是她把自己看成是一种古老文化的保卫者，而如果没有她这样一个人，这个文化就注定要灭亡了。

关于她同凯撒和罗马之间的关系，特威兹穆尔作了如下的说明：

她的建立一个世界国家的理想多半是从凯撒那里来的。这个世界国家是建立在一个人类共同体上面，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古老文化的成就和谐地相互配合在一起。她在罗马度过的那些年月使她发现了罗马精神的严酷与狭隘——她从来也不曾克服这样一种认识。尽管她同安东尼和他的友人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她反对罗马的心胸狭隘的庸俗作风——这种作风曾把如此多古老的和美好的事物碾碎在它的轮子下面——并且想把她所喜爱的无限丰富多彩的世界改造成一个有益的统一体。

这一评述也许对克娄巴特拉作了过高的估计，但读者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本书几乎是和特威兹穆尔的作品同时在西方问世的。两个人是同辈的人，虽然都不是古代史专家，但是同负文章家的盛名，这时又都进入了成熟的晚年，对于他们要论述的主题都已经历了数十年的酝酿阶段。值得指出的是两部书都是深入浅出，厚积薄发，举重若轻之作。

如前所述，本书作者是一位知名的传记作家，一位应当说已达到通人水平的作家。我在四十年前读过他的《歌德》，这部厚重的蓝皮书直

到今天仍然留在我的书架上。当时我的德语水平只能允许我在那些艰难的句子中间吃力地跋涉,而目前我看到作者晚年作品的英译本和中译本,感到作者的文风(虽然是通过译文)已由艰涩转向平易,把两千多年前的这场悲剧,以抒情的笔触娓娓道出,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

附带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具体史实方面也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屋大维娅是屋大维的姐姐这一点似乎不成问题,但她的生年,据我有限的见闻,迄今史无明文,而本书则定为公元前66年,不知所依据的是什么史料。又屋大维的母亲阿提娅(大)是凯撒的外甥女,所以按中国的称谓他应是凯撒隔辈的甥孙(英语的 grand-nephew 意思含混,可作多种理解),而西方称谓笼统和我国称谓的精确曾给史书的译者造成极大的困难,亲属关系若无家系表作为参照几无从下笔。此外本书虽为通俗作品但对东方读者来说,仍需有一定的西方古代史的知识,如能先找一部西洋通史翻阅一下古代部分,这对理解本书将会大有裨益。

1998年4月15日

序 言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尼罗河上。她的心全然向着北方。对她来说，埃及几乎算是外国。她的家在地中海。海风为她的每个故事叹息。

我所写过的所有传记中，这一部的特点是几乎没有引语。我在其他传记中为了描绘主人公的特点而收集的他本人、他的朋友或他的敌人的私人信件、讲话、回忆录之类的材料，在此篇中完全不存在。克娄巴特拉的情书，以及大部分安东尼和凯撒的私人书信都已失传。保存下来的只有安东尼一封信中的三句话。但女王的公开活动，除极短促的一段时间不为人知之外，都有可靠的记录留传后世。原因是那三个在世界历史上各自占有一席之地罗马人的生活，和女王的生活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在她统治时期之后的几年中，有几位古代作家对她特征的描述给我们展现了她栩栩如生的形象。至少一尊可靠的半身塑像证实了这些描述。在所有人中，普鲁塔克是我首先能紧紧追随的大师。虽然按我的种族、我的生活和我受到的教育，我属于地中海人，但迄今为止我都把希腊人描写成剧中人物而非历史人物。

在我看来，由于古人的记录朴实而细微，所有现代的历史学家都是多余的。但我从阅读弗里诺的伟大的罗马史，以及斯蒂尔和韦高尔对克娄巴特拉仔细的研究中获益匪浅。因为即使普鲁塔克比不上当代分析家那么新颖，但他距他所描写的对象更近。在他写到他祖父在亚历山大港从安东尼的厨师长那里学会做烤肉的秘方时，我觉得这要比今天的两位学者在进行讨论时，一个批评对方过于相信苏埃托尼乌斯，而